生命，總是美麗的 ⊙小白

瀛苑副刊

公車走走停停，車上的人們，亦隨著搖晃身體以求平衡，連偶然間不小心地肢體碰觸，也面無表情。冷漠，是都市人的保護色，藉著事不關己的態度，來拒絕任何可能具危險性的人事物。面具一旦戴習慣，要卸下就不容易了。要赤裸裸地面對世界，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。我安穩地坐著，觀察著四周。一直很喜歡看人，從他們細微的面部表情，去勾勒出其內心世界的情緒起伏。即使偽裝得再完美，仍然可以發現一些破綻，那怕只是一瞬間的反射動作，稍縱即逝，也能夠精準地表達出每個人靈魂深處極細微的撼動。常想像自己身處在遙遠的印度，用燦爛奪目的金線紗麗將自己層層包裹，隱藏了面孔，只露出一雙美目，觀看著人世間的喜怒哀樂、愛恨情仇，相互糾結地織成了一張網，密密地網住每個人的一生。

車停了站，一位老爺爺上了車，看他蹣跚的腳步和微駝的身形，該有七十多了吧！趕緊起身讓座，見他極為不好意思地推辭，濃厚的本省口音，使我不自覺地，也用起因久未複習而生疏的閩南語來了。在彼此客氣謙讓了一番後，老爺爺終於落了座，一切歸於平靜。人們一如往常地，以空洞的眼神，望向沒有焦點的窗景。

空氣中充斥著廣播的樂聲，各種不同語言的歌曲夾雜著播放。一首恩雅的「牧羊人之月」，把我的注意力引回老爺爺的身上。他，穿著鐵灰色的短大衣，深藍色條紋西褲，從微微綻線的褲腳和？鬆垮褪色的襪子，看得到生活的艱辛。陳舊，但經過仔細擦拭的黑色皮鞋，驕傲地展示著主人的寵愛。花白的髮根，在灰色呢絨帽的覆蓋下，顯得十分整齊而服貼。一雙乾癟枯黃的大手，緊緊地握住座位前的護欄，使得手背上隱隱地浮現青色的脈絡，突出的指關

節歷歷可見，堅毅得令人不忍。粗糙黝黑的皮膚上，布滿了點點褐色斑痕，及層層歷盡滄桑的皺褶紋路。但他的面容，卻是一派地安適自得嘴角掛著一抹淺淺的笑意，與周圍的冷空氣，毫不退讓地僵持著。

空靈的樂音，如水般汩汩而來，輕柔地注滿了人間的每一個空白，如此地自然而不著痕跡，天籟般，撫平了每個人緊繃的神經。輕聲地跟著旋律哼唱，不經意地低頭，發覺那雙歲月的手，正如蝴蝶般展開斑斕的羽翼，隨著音樂輕快地飛舞著，以極為精準的節奏感敲擊著欄杆，如琴鍵，發出清脆的音調，一聲聲地，擊在心版上，融入情感洋溢的樂章中，四散奔流。如此不協調的畫面，隱隱地蘊涵著極為堅韌的生命力，牢牢地吸引住每個人的目光，于一池的冷漠中，漾起一圈圈的漣漪，久久無法止歇。

興奮的紅潮，迅速地掩上他長滿鬍髭的臉，無盡的喜樂，熨平了風霜，也潤澤了無情的歲月所留下的痕跡。此刻的他，早已掙脫了因時光流逝而不堪使用的軀殼，像個天真無邪的孩子，正喜孜孜地，以自我獨特的形式，優游於音樂的世界中，那種幸福滿足的神態，令人動容。在那一剎那間，彷彿看到了兒時的自己，一陣溫暖，流過心田，也不設防的，襲上了雙眼……。

無論，這世界將變成什麼模樣，我仍然相信，在每個人的心中，都有一盞永不熄滅的燈火，雖然從不輕易示人，但只要你有顆赤忱的心，和一雙清澄的眼睛，就會發現，每當生命最黯淡的時候，總會有點點光明，如滿天星子，堅持著，引導黎明來臨。